

中國小說學會
Chinese Fiction Institution

2004

中国小说学会 排行榜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1

 中國小說學會
Chinese Fiction Institution

2004 中国小说学会 排行榜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1-6299-7
I. ① 2… II. ① 中… III. ①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269 号

2004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30mm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56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299-7
定 价 68.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8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序

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

——写在小说学会《2004 中国小说排行榜》前面

陈骏涛

自新千年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冯骥才倡导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以来，迄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如今，各种排行榜和评奖如雨后的春笋，应该说，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作为学会的圈内人，我不想对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价值和意义作过高的估价，说到底，它也不过是当今多种排行榜中的一种，代表了当今文坛多声部合唱的一个声部罢了。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自此项排行榜推出以后，每年差不多都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在新闻媒体和各个网站上的曝光率也是比较高的；虽然也有一些不同乃至很不相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但大多数的反馈表明，这项排行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将会产生持续的、积极的影响。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排行榜和评奖，中国小说学会为什么还要另搞一个排行榜（一年一届）和评奖（三年一届）呢？根据冯骥才先生的想法，如今的排行榜和评奖固然名目繁多，但实际上不外两种：一种是出版商和书商按照书籍市场的行情和销售量作为价值尺度的，属于商业性的行为；一种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要求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的行为。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需要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单单有这样两种排行榜和评奖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第三种，这就是学者和专家视野中的排行榜和评奖，中国小说学会所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排行榜和评奖。上述三种排行榜和评奖，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各有其特点，实际上呈现出互补的效应，

在当今这个多元的时代，都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小说学会的排行榜自有学会的标准。说“学者和专家视野”，还是有些笼统，因为学者和专家的视野也是各不相同的，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因此就得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经过多次讨论，小说学会评委们认可了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的排行榜和评奖的标准。当然，每一部（篇）作品的情况又是互不相同的，最好的作品是三方面都能融会贯通，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多数作品恐怕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多半是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比较突出。我们尽可能做到三方面兼顾，但不可能对每部（篇）作品都一一求全。

由于有这样的标准，因而小说学会的历届排行榜和三年一届的评奖，就出现了与其他排行榜和评奖不尽相同的结果。有些舆论批评我们，为什么有些被广大读者看好的、几乎位居某年度畅销书前列的小说和小说家，有些为官方或半官方所竭力推崇和表彰的很知名的小说和小说家，却不被小说学会看中呢？其因盖出于此。不是说上面所说的这些小说就不好，也不是说只有小说学会推举的小说才最好，而是因为小说学会会有自己的评选标准，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不仅上述呼声颇高的作品在这里落榜了，而有些不被上述两种排行榜和评奖看中的，甚至还不是很知名的小说和小说家，却因其作品确实出色，确实显现出新质，确实有深厚的艺术潜质和底蕴，而在我们这里入榜或获奖了。如果小说学会的排行榜和评奖也与上述两种排行榜和评奖完全相同，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

二

本届排行榜经过三天评议和三轮投票，最终推出了格非的《人面桃花》和张平的《国家干部》等五部长篇，艾伟的《中篇1或短篇2》和孙惠芬的《一树槐香》等十部中篇，麦家的《两位富阳姑娘》和莫言的《月光斩》等十个短篇，共计二十五部（篇），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二〇〇四年度中国小说发展的整体水平和中国作家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小说题材所涉及的生活面是广阔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时代变革的脚印，而且反映了人们在思想感情和人性深层的微妙变化。可以看出，作家们下笔更加从容、更加自由了，几乎不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小说的可能性空间，作家的艺术想象空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人预言，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随着人们消费性文化需求的增长，各种供休闲娱乐的艺术手段的出现和更新，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终将走向式微，但从这些年中国当代小说的足迹来看，似乎并没有感

到它的式微，只是感到它正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

在这二十五部（篇）作品中，格非的长篇《人面桃花》是格外引人瞩目的。格非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崛起的先锋作家，在经历了七八个年头的喷发期之后，到九十年代中期就随着先锋派整体的沉寂而归于沉寂，《人面桃花》则是他在沉寂了近十年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可以说，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厚积薄发的作品，也是格非从“先锋”走向“传统”的作品，或者说是他“带着先锋走进传统”的作品。“先锋”和“传统”在这里是融为一体的，都给了他的创作以滋养。评论家谢有顺曾经有这样的评价：“《人面桃花》让我重温一个写作者的虔诚，也让我们重新领会了语言和梦想的清脆质地。它是坚韧的，敏锐的，优雅的，精致的，更重要的，它是宽广和深邃的。”对这个说法，我深有同感。《人面桃花》将使大量“速成”的、粗糙的长篇相形见绌，也预示着当代中国纯文学的深厚底蕴和发展前景。

如果说，《人面桃花》主要是在小说艺术上让人们感受到某种惊喜的话，那么，张平的长篇《国家干部》则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而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评论家雷达对这部长篇有八个字的评语：广阔，博大，尖锐，复杂。“就其触动的矛盾之深，揭示的问题之广，给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之强，实在罕见。”张平先前以小说《抉择》率先揭示了干部的集体腐败这一惊人现象，如今又以《国家干部》揭示了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此书于字里行间所透发出的作家的胆识和正气，不能不令人感怀和敬佩。作者把自己的这部小说定位于“一部现实小说，一部政治小说，或者说是一部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小说”。这是直面现实、直面政治的自白。《国家干部》在读者中所引发的深刻反响，将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文学与现实、作家与政治的关系。

居于中篇小说榜首的是艾伟的《中篇1或短篇2》。在这部包括两个短篇——《俘虏》和《忠诚》的中篇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小说对人性揭示之深度。作者曾经自言：“我的小说一般有一个指向，就是考查意识形态下人性的状况和人的复杂处境。”《俘虏》和《忠诚》就是表现在一种特殊的境遇中（战争和俘虏营），一个普通人（志愿军战士），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尖锐冲突。这部小说对人性的揭示，可以说达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作者用的是回到个人、回到内心的“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到达了在公共生活中个体都有可能要面临的某种境遇。艾伟的创作固然起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真正成名却是在本世纪初。从他的长篇《越野赛跑》和《爱人同志》以及这部中篇，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年轻作者是很有艺术潜质的，对他的未来，我们将充满期待。

居于短篇小说榜首的也是一位年轻作者麦家所写的《两位富阳姑娘》。麦家自言小说是一种“有技艺、有难度”的艺术，而不是像“拉家常”式的东西，因此他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去构筑“有难度”的小说，写出了像《解密》和《暗算》这样充满了神秘感和新鲜感的“智性”小说。《两位富阳姑娘》是一个短篇，它不可能像《解密》那样充满“智性的张力”（吴义勤语），但有伏笔，有悬念，跟“拉家常”式的小说确实有些不同，不过也不是什么“有难度”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在钩沉一件沉重的往事中，寄寓着作者的悲悯的情怀，这种情怀也自然而然感染了读者。评论界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展示了麦家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另一套本领，也就是写出不具有多少“难度”的，但依然是好小说的可能性和本领。因此，我们对麦家的未来也依然充满着期待。

.....

我上面只是简单地勾勒了居于本年度排行榜榜首的几部（篇）小说，语焉不详，挂一漏万，意在说明二〇〇四年度确实出现了不少好小说，有新意的小说，能给人以某种震撼感的小小说。这些作品有的来自小说名家，有的则出自文苑新秀。我们本着不薄名家、重视新人的宗旨，五年来，推举了九十多位作家的百余部（篇）小说。其中一个颇为醒目的现象是推举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新作。这里所说的新人，并非专指年轻人，而是与名人相比在文坛上还不太知名或面孔相对陌生的作者，其中有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作者。前四届且不说，单就本届来说，就有刘庆的《长势喜人》、文兰的《命运峡谷》、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以上长篇），映川的《我困了，我醒了》、陈昌平的《国家机密》、韩天航的《我的大爹》、葛水平的《地气》、苏炜的《米调》、胡学文的《麦子的盖头》（以上中篇），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卢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车》、陈希我的《我疼》、赖妙宽的《右肋下》（以上短篇）等。

上面的简单勾勒也意在表明中国小说学会是有自己的评选取舍尺度的，它虽无意于标新立异，但也确有些出人意料之举，这都是在三天评议和三轮投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并非刻意为之。我们不考虑作家名气的大小，不考虑作家的年龄、性别、地区、民族，不考虑作品的题材，不考虑作品发表的刊物和出版社等等，尽可能将可能导致评选不公的各种因素排除在外，坚守艺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立场和民主切磋的学风。长官意志和独断专行在我们这里是被排斥的。

但是，二十余位评委的视野所及、审美取向、价值判断无疑都存在着差异，因此每一次评选实际上都是“合力”的结果。这就难免遗珠之憾。有些很优秀的，甚至出类拔萃、本该上榜的小说，有名家的，也有新人的，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入榜。这不

能不令人遗憾。好在还有其他的排行榜和选本可以弥补它的不足，我们相信，读者是会有自己的眼光和选择的。

三

去年，中国小说学会曾与齐鲁晚报社首次联手举办了二〇〇三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今年又与齐鲁晚报社再度合作。这一次合作不是局部的合作，而是全面的合作。在排行榜评议开始之前，中国小说学会与齐鲁晚报社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齐鲁晚报社将承办每年一届的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评定工作，并享有排行榜的独家发布权以及中国小说学会相应图书的出版经营权。据媒体报道，这种大众媒体与全国性民间文学团体全面合作、共同打造文化产品品牌的合作模式，在全国尚属首例，它对于助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传媒爆炸，传媒引导生活，传媒引导文化生产的时代。传媒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人们的眼球，传媒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处不在。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纯文学或说高雅文学要谋求发展，确实需要传媒的支持。

就文学和文化来说，传媒当然更钟情于通俗的、大众的文学和文化，因为这更容易赢得大众读者和观众的青睐。但是，反过来说，要提高大众读者和观众的文学、文化品味，也离不开纯文学或说高雅的文学和文化。此二者（通俗和高雅）对于大众传媒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与纯文学团体的合作，也是完全符合大众传媒自身的利益和需要的。

“齐鲁晚报社是一家拥有文化眼光、文化品位、文化情怀和文化责任的优秀媒体。”（冯骥才语）据第五十七届世界报业大会（伊斯坦布尔）发布的“世界日报发行量前一百名名单”，中国有二十家报纸榜上有名，而《齐鲁晚报》则位居前列（第七名）。中国小说学会能够寻找到齐鲁晚报社这样既有文化声誉又有经济实力的大众媒体的支持，是学会的幸运。反过来说，齐鲁晚报社能够有中国小说学会这样全国性的民间文学团体的合作，对于提升（《齐鲁晚报》）的品牌，扩大其在全国文化界的影响，乃至至于拉动传媒界与民间文化团体的合作，都是极有意义的。

两家强强联手，终将导致“双赢”的效果。愿合作长在，愿友谊永存！

目 录

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

——写在小说学会《2004中国小说排行榜》前面陈骏涛 1

短篇小说

两位富阳姑娘	麦 家	1
绵绵无期的幽怨——评《两位富阳姑娘》	杨 扬	12
月光斩	莫 言	14
弱者复仇的白日梦——评《月光斩》	毕光明	22
幸福的一天	刘玉栋	24
轻与重，小和大——评《幸福的一天》	施战军	35
狗小的自行车	卢江良	36
谁斩断了血缘的纽带——评《狗小的自行车》	李大鹏	51
我 疼	陈希我	53
存在感：无药可治的生命之疼——评《我疼》	毕光明	66
堂兄弟	苏 童	69
一出乡村心理戏剧——读苏童的《堂兄弟》	吴义勤	77
白水青菜	潘向黎	80
男人·女人·物质·精神——评《白水青菜》	谭 湘	90
小嘴不停	铁 凝	92
“思想的表情”——评《小嘴不停》	汤吉夫	100
异 乡	魏 微	102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现代演绎	夏康达	118

右肋下.....	赖妙宽	119
会思想的脆弱的芦苇——评《右肋下》.....	雷 达	128

中篇小说

中篇1或短篇2.....	艾 伟	131
绝处逢生的艺术——评《中篇1或短篇2》.....	汪 政	158
一树槐香.....	孙惠芬	161
女性：身体的倾诉与灵魂的独舞——评《一树槐香》.....	王 科	195
我困了，我醒了.....	映 川	198
现代意味与传统情怀——评《我困了，我醒了》.....	夏康达	227
国家机密.....	陈昌平	229
权力、历史与个人——评《国家机密》.....	洪治纲	293
马嘶岭血案.....	陈应松	295
在命案背后——评《马嘶岭血案》.....	陈骏涛	333
我的大爹.....	韩天航	335
私人生活构成的“宏大叙事”——评《我的大爹》.....	李 星	378
地 气.....	葛水平	381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评《地气》.....	盛 英	411
米 调.....	苏 炜	415
人性的开拓 宏大的叙事——评中篇小说《米调》.....	公 仲	492
血 疑.....	王 松	495
对人性恶的深入刻画——评《血疑》.....	金 汉	515
麦子的盖头.....	胡学文	517
在欲望中坚守——评《麦子的盖头》.....	陈 冲	542

长篇小说

人面桃花.....	格 非	545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评《人面桃花》.....	谢有顺	551

国家干部	张 平	556
向政治文明的维度提升——读《国家干部》	雷 达	561
长势喜人	刘 庆	564
卑微者的生命奇观——评《长势喜人》	阎晶明	569
命运峡谷	文 兰	573
一部叩问灵魂之作——评《命运峡谷》	吴义勤 孙 谦	579
我是真的热爱你	乔 叶	585
测量社会和人性的特殊尺度——评《我是真的热爱你》	李运抟	589

两位富阳姑娘

麦 家

一九七一年冬天，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了一批兵。计划一百二十人，实际招收一百二十八人。多出来的八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因为这些人入伍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的，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那批兵当中，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的问题：这个人的脚板是平的，俗话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地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是不适合当兵的，要退。女的问题更大，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是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破。她才十九岁，没有结婚（这是肯定的），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她自己说的），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在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还大，是欺骗组织的问题。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总之，她的问题比鸭脚板的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简直吓人的地步。那个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脆弱，而且还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而断，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如实说，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之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

她是破鞋！

都知道，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作风的，一个女兵，领章帽徽都还没有戴，就发现“破鞋”，当然要做严肃处理。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籍，也就是从哪里

来回哪里去。男的女的一并退。鸭脚板都要退，更不要说是破鞋。谁去退？领导安排我去，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都是我职责内的事。就这样，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的家乡，浙江富阳。这里离著名的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作为一个北方人，江南秀丽的景色着实令我开了眼界。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移交给当地人武部，并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者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没我的事，自然可以走人。事实上，新兵在不戴领章帽徽之前，都还是人武部门的人，出了事情，由他们来解决是名正言顺的。就是说，我只要把人交到人武部，即可拔腿走掉。我后来想，如果我当时交了人就走，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路上，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有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但是我一路上着实为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说是冬天了，可满世界还是一片绿，绿树绿草绿水的，可谓山清水秀，对我而言，像是上了天。到人武部后又听说，闻名遐迩的美丽的富春江就在他们人武部小院的咫尺之外。我自小是看《富春江画报》长大的，富春江像我童年的一件不忘事，横亘在心，如今到了它身边，岂肯擦肩而过？我甚至想，即使他们人武部不安排我游富春江，我也要私游一趟，更何况，我把心意略为一表，人武部部长即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饱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筑在紧挨富春江的鹤山上。夜里，我在富春江上传来的幽幽的风声中安然入睡，感觉像是睡在了童年的美好中。

第二天早上，有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我们准备吃罢早饭，赶九点钟的轮船，先是溯江而上，到东梓关后，上岸吃个午饭，然后再搭船顺江而下。专人说，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最秀丽的，江面弯曲有度，时而宽绰，时而狭长，两岸丘陵绵绵，好看得很。专人显然多次走过这段江面，熟透了一路景况，介绍起来像个导游，不思索，不停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得我脚底都发烫了。船是从杭州上来的，码头就在鹤山脚下，由招待所过去，要不了五分钟。专人说，轮船靠码头时要鸣笛，汽笛声又长又响，比高音喇叭还响，全县城都听得到，我们过去路很近，等听到笛声后再动身还来得及。但我因为心急，还是提前十分钟出发了。到码头上，连售票员都还没上班，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站在售票窗口前，等着售票员开窗售票。我们是带着一纸免票公文的，所以无需排队买票。专人说，没有十分钟轮船来不了的，于是带我沿江漫步起来，事实上是又走回到了鹤山脚下，在一座临江的八角凉亭里坐下来闲聊。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住的招待所，还可以看到无边的江面。这一带

的江面十分辽远，早晨的阳光又似乎将它照得更加辽远，一望无垠，跟海似的。从理论上说，无垠的方向就是杭州。我的目光顺着江面伸着，望着，不一会儿，无际的江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闪烁着增大。专人看看表说，那应该就是我们乘的轮船。于是，我们往回走去，走得还是十分闲散。因为，很明显，黑点要变成一艘轮船，要比我们回到码头更需要时间。

回到码头，售票窗口前已聚着不少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戴着红卫兵袖章，有一人还擎着一面不规则的红旗，好像有什么革命活动。我和专人一身军装引起了他们重视，都回头来观我们，有的还朝我们挥手，多数人在交头接耳。我象征性地向他们点个头，心里在想，可不能跟他们热乎上了，否则一路上我的时间只够跟他们说话，无暇赏景了。以前，我有这方面的体会，到一个风景点，本是去看风景的，结果被一些热爱解放军的同志当了风景看，又看又说，风景都看不成。尤其碰到青年学生更是这样，他们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把每一个穿军装的同志都当做接近理想的目标来看待，刻意地与你攀谈。如果可能，我愿意做这种攀谈，但今天我更愿意与富春江交流。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机会，我不想随便错过了。于是，我有意引专人往后边绕去，这样与学生们拉开了一定距离。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朝我们驶来，最后停靠在我们身边。车上的人下来对我们说，出事了，要我们马上回去。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是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瓶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意儿是农药中的剧毒，医生说（就是那个检查处女膜的女军医），人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还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喝的药，但十二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坐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来怪痛苦的，但也不是说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些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还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他。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跟个死鬼似的。然后半夜里，她母亲朦朦胧胧听到楼下猪圈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两只猪也像是受了什么惊，在哼唧哼唧地叫。母亲本来想下楼去看看，但转眼又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去了猪圈，看没什么情况便睡得更踏实了。早上醒来，她忽然想起夜里的梦，便直奔猪圈去看，看到靠墙的一堆柴火倒塌了，散了个满地，乱七八糟的，但两只猪都好好的，没有少一只，也不见有什么死伤，心里就宽松下来。她预备先带一把柴火回去烧早饭，回头再来收拾它们，可在弯腰抱柴火时，她发现

柴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她母亲说，那时节还很早，天才麻麻亮，她没有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这里面，万一当柴火烧了多可惜。就去捡这衣裳。这一捡，叫她猛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个冰凉的身体……

这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火堆里挖出来，被她的亲人哭闹着送到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在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友的，敌人的，美国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丢脑袋的，瞪着眼的，伸着舌头的。总之，尸体我没少见过，这也算是我的一笔财富，起码不会被一具尸体吓倒。但是，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首先，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会有人帮助他（她）们这样躺好。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态，也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说她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离去。这怎么看得下去？我对在场的那么多活人如此怠慢死者极为不满，气愤地拨开人墙，蹲下身，准备帮她躺好一点。以我的经验，死人都是听活人摆布的，即使有个别死者不太好摆布，也不是不能摆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但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之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更高，好像我在玩耍一块跷跷板似的。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个骇人之处，就是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乌色，乌青乌青，而且以此可以想象整个人都是乌青的。我们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当然有印象，她肤色本来是很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很白很嫩，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作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一具乌青的尸体并不比一具弓着的、想坐起来的尸体不让人感到怵人。再仔细看，我还发现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污迹。据她父亲说，这是血迹，只是因为乌了身子，所以看起来不像血迹，像污垢。我马上想到一个词：七窍流血。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的象征。

这具尸体，浑身上下都在告诉活人：她死得非常惨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个活人见了这样一具尸体，都会对死者涌起强烈的同情心，至于她的亲人们，这种同情转眼即可变成愤怒，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刚进入武部时，就闻到一股怒气，弥漫在院子里，凝结在一张张木讷又悲伤的脸上。我敏感到，我极可能成为死者亲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所以我在面对死者时，完全把死者当做战友，尽量显出足够的悲愤，流了泪，又骂了死者，痛心疾首的样子。这确实起到了缓和他们情绪的作用，但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我想得到——谁都想得到，他们做出这出格行为，把死者老大远扛来，决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几句安慰话，博得我们一点同情。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从他们已有的做法——一种刁难人的架势看，他们一定有更刁蛮的意图。过道上站满了人，我看至少有近二十人，院子里还有。据说都是死者亲人，也不知从哪来这么多亲人，想必与死者沾一点亲故关系的人都来了。人多势众。人多事多。人多事乱。走道上闹哄哄的，院子里哭声连成一片，也没人去做安慰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文绉绉的，这种事情也许从没遇到过，遇到了就六神无主的，人影东窜西窜，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刚才我回来时，院门都还敞开着，围观的人拢了一圈又一圈。相比，我毕竟是打过仗的，这种场面经得多，心里乱是乱，但还沉得住气，没有乱了套。我进门马上吩咐哨兵关了院门——按说，这种情况院门早该关闭。

从死者身边站起来，我心里已经想好，必须先发制人，把这么多人遣散了，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乱，越闹越大。我看过死者填的表，知道她父亲是村长，当然也是党员。所以，我先找到父亲，软中有硬地对他说了两层意思：

1. 作为一个党员，他把女儿尸体抬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可以谅解。
2. 出了事是要解决事情，不是要生出更多事情，但来这么多人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他想解决事情，死者家人可以留下，其余人必须马上回去，否则以闹事看待，我们马上通知公安来人处理。

最后，我指着人武部长办公室的窗户对他说：我这就去办公室等你来谈事，但那么多人不走，我是不会让你进办公室的。说完，我掉头就走，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机会。有人叫嚷起来，说不能让我走，但没人上来阻拦。等我进了楼，走进办公室，我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已经在劝那些人走。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约摸十分钟后，人陆续走离了，只剩下三个人，都是死者的直系亲人，父亲，母亲，哥哥。这时候，我来到院子，邀请他们去办公室。刚进楼，父亲看女儿的尸体不见了，以为我们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勃然大怒。我向他解释，把死者丢弃在地上是对

死者的不尊重，所以我们才把她移进屋子里，并带他们去看。屋子是人武部的活动室，这里有一台乒乓球桌，死者现在就躺在乒乓球桌上，我们还给她枕了枕头，盖了白床单。这样看起来死者才像个死者，而不像刚才，像个炸弹似的丢在地上，看了谁都心惊肉跳的。屋子里有一长排靠背椅，是打球的人休息的。父亲不知是累了，还是怕我们私藏尸体，不愿意离开屋子，进屋就坐在椅子上，说有事在这儿谈。说着，掏出烟来抽，一副牛拉不动的样子。这样，最后我们只好搬来凳子，坐在死者身边。如果死者有灵，我们谈什么想必她是都听到的。

以为是一场恶战，但事实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几乎没什么火星子，双方都拿出足够的理智和道德。父亲其实不是个刁蛮的人，只是架势有些难看。真坐下来后还是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有甚说甚，说明他确实是来谈事的。他表示，他扛着尸体上门，一不是来诈钱，二不是衅事，来这么多人，全不是他喊来，都是跟来的，也许因为他是村长的缘故吧。他说，女儿死了，这是她的命，怪不得我们，要怪应该怪他——“是我把女儿逼死的”。他确实这么说的，原话如此。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感动。他说，昨天下午人武部的同志把女儿给他送回来，白纸黑字地告诉他女儿犯了什么事，他羞愧得简直要钻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给扒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后来，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有人及时上前抱住他。人武部的同志说，他们正因为觉得这父亲火气太大，临走前专门留话，警告他不能再打女儿，否则以后这村里的兵一个不招了。这当然是威胁，但可见当时父亲的样子有多可怕。

父亲说，人武部的同志走后，他确实没再打女儿，他只是要求女儿说出事情真相：是哪个狗东西睡了她。他先后盘问了三次，但每一次女儿都说没有，她是冤枉的。但父亲并不相信。父亲认为，部队上的事哪会有错？那么高级的医院，高水平的军医和设备，怎么会出错？错的肯定是女儿，她怕说出真相，连她和那男的都要遭殃，所以才死活不说。女儿不说，父亲气上生气，火上浇油，手举了又举，但想到人武部同志留的话，前两次都忍住了，到第三次却已经忍无可忍。当时一家人刚吃过夜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收完，父亲抓起一只碗朝她掷过去。女儿躲开了。父亲又操起一根抬水杠，追着，嘴里嚷着要打她。开始女儿还跑，从灶屋里跑到堂屋里，从堂屋里跑到猪圈里，又从猪圈里跑回堂屋，跑得鸡飞狗跳，家什纷纷倒地。回到堂屋时，父亲已经追上她，但没有用手里的家伙打她，而是甩掉家伙，用手又扇了她一